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甘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

此二頌攝至
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駁娑度尼法

因許喬答彌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瀆水汙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綻 摳前復撓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勿不應用五猛獸皮

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皮綻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撓前撓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屣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
緣持心方用

若 是 外 國 寒 鄉 為 洁 命 因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爲立其名

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梵授喝誓尼城王名大輪橋門毗城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爲五一觀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

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光曜希奇各爲立名用符靈瑞時大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其梵授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如日

出無不明了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
子之功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爾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
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非人輒爲損害
菩薩處胎不爲胎中血垢所汙譬如衆寶聚
在一處不相滯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
清淨妙瑠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見

別母觀腹內分明亦爾母雖持胎身無勞倦
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形壽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姪染
意十月滿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
佇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爾時大地六種震
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生時帝釋親
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持足蹈十花行七
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
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

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井現香泉
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溫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
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瓔從
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辯慧數來參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即於仙處而爲出家後於異時
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即
說伽陀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內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那刺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
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那刺陀聰明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謄照三有皆明徹

那刺陀白其師曰鄖波駛耶若如是者今可
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
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
無由待入城中爲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途

迎菩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

闡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鹿馬
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
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
祚興隆王子誕生喜瑞感應五百侍男五百

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
現諸國朝賓奇珍總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
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
一切事成此是菩薩最初立字號一切事成
是時菩薩乘四寶輿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
薩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
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
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
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

藥又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

釋種生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

敬禮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禮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
遙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禮其足臣

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
神中更爲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
薩第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爾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
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
塗香塗摩身體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
持瞻視歡喜即使總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

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
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
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者當爲輪王普王
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
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

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圍海內無諸患惱人
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
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
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
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
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答一一別指
三十二相具有廣文以共餘經及律論等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爾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刺陀曰摩納婆比者
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禮拜瞻

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方
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
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
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
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遙唱善來奉吉祥
事爲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禮足已
白言大仙何事得來仙說伽陀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答曰雖睡我欲暫觀王便抱

現覩善薩眼雙眸不合仙既見已說伽陀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爲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大仙彼
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仙以伽陀而答

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此有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近當得

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十九年捨王城
去六年苦行當成正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
得見佛不知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
見懷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咨悉歡喜遍身心

廿十

仁今親覩相非常

七

何因泣涕盈雙目

七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霧靈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爲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爲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
爲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詬謔不能依實時彼
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

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
致敬慰勸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將
欲出城可爲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勑令
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
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
幢蓋凌空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
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
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明日晨朝着
大仙出衆旣聞已各至途中瞻望仙人步出
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

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

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刺陀

來禮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

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

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

比羅城太子與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號天

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

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爾時

獲甘露味說伽陀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爾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刺陀如法

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慮遂詣婆羅痆斯於

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刺陀先是迦多演那

種族時人因號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

溫達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

為贍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枝藝博通

文武所須無不綜習釋迦菩薩爲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爲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獸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爲上首六千妓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九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爲無益遂即任情而爲遊縱噉好飲食蘇油塗身湯水

^{廿十} 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跏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跏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衆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熾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謡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

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關之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爲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竒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爲五一者勝雄象
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駝
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
名曰飛鳥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
八十驛駝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
飛鳥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

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
此疾故於酥起憎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
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
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
增瞋王乃勑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
當斬其頭王旣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
爲歡戲於中夜時至象焉廐而爲檢閱於後
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爲
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無容忍
怒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

隱燈光名共安餘字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爾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爾業誰復應爲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爲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如何爲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爲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爲警覺後遂

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爲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如何爲王共他交戰廿十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爲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

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爲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爲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爲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爲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日當與半若我命存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仗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

君等爲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在腹未消云何不爲問曰我等爲君欲作何事合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與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繫膝坐而暫睡王於初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爲答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爲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

覺者誰答言大王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鵠鶴鶴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駁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麴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鵠鶴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

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鵠鶴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求其警覺爲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

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晚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爲警覺如前答言我爲警覺王廿十
+三
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

何緣答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吉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晚便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爲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駁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

還有爾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
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
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
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
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
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
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
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盆盛沙寫水令滿其
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
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

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
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水和
鹽王親自試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
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
答王曰是我警覺王復問曰汝思何事答言
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
廿十升和一升麩搏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
王當自驗至曉取水及麩對王和試王問何
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麩常見如此王云
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

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綿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

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爲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爲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

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爲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爲泥土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蠍所生 與彼五百金驅之令出國

爾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爲日十五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蠍生王曰汝今罵我健陀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

王卧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與我無畏我當

爲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

諸嫁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

一蠍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時彼蠍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蠍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

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錢令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

音釋

筋	舉欣切	贊	則肝切	縫	杆容切	縱	蘇箭切
屨	九遇切	漬	則肝切	縫	杆容切	縱	蘇箭切
悴	秦醉切	屣	所綺切	鎔	餘封切	傘	蘇旱切
余昭切	憂也	屣	屨也	鎔	銷也	傘	蓋也
歌謔也	毯	綜	子宋切	乳糜	糜靡為力	乳	糜
毛席也	吐	猶	總也	糜	糜醪粥也	謠	醪
敢切	鷄	鷄	鷄鵝許尤切	鷄	鷄鵝角鴟也		

永樂北藏

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五冊

鶴 鶴何各切
與鶴同 姓
頻 疑也切
毗婆羅 乾糧也切
雲影也云 沼
薩婆訥他 持
悉陀 離者曰
人失